

重新飞上天空

齐震霞等著

吴克柔插图



上海文化出版社

重新飛上天空

齊震霞等著
吳克柔插圖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十篇部隊生活故事：有的通過抗美援朝和解放沿海島嶼的戰鬥故事，描寫人民解放軍英勇機智，堅毅頑強的塲神；有的通過日常練兵中的生活細節，反映解放軍同志間、官兵間團結友愛，情同手足的關係，和他們愛護老百姓的好人事迹，我們可以从這些生動的故事中，學習人民解放軍的優秀品質。

重新飛上天空

齊震霞等著

吳克柔插圖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四川路58弄2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78號）

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787×1092 耗1/36印張：113/18 字數：39,000

1957年7月第1版

195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7,000

統一書號：J10077·605

定價（5）0.13元

目 次

重新飛上天空·····	齊震霞	1
他堅強地活着·····	馬又之	15
可貴的友誼·····	辛 迈	23
防空哨兵·····	王 覺	31
島上風暴·····	支震坎	38
探家·····	楓 亞	42
烤棉衣·····	支震坎	47
六塊“半開”·····	仇立忠	50
崔鳳祥抱病救人·····	張 斌	54
地瓜搬家的故事·····	余純群	57

重新飛上天空

齊慶龍

孫忠國離開部隊一年多，今天回來了，團政治委員感到格外高興。

這個年青的飛行員，生長在鴨綠江畔長白縣的一個山村里。他的祖先們，和朝鮮人民同燒一山柴，同喝一江水。當美帝國主義在朝鮮發動侵略戰爭的時候，他毫不猶豫的來到了抗美援朝的前線。在短短的四十九天的戰鬥中，他击落击伤敌机三架，自己也在戰鬥中負傷了，住在醫院療養已經一年多。

現在，他穿着一身嶄新的普通的空軍軍服，笑吟吟的站在政委面前，寒風掀動着他的大衣角。

“孫忠國同志。”政委的兩眼老是盯在他的雙腿上，這使得孫忠國怪不舒服。他奇怪政委為什麼老是那樣瞅著他。忽然聽得政委說道：“孫忠國同志，你看到對面那個機窩嗎？”

“看到啦，那是過去我的〇九號機窩。”他莫名其妙地回答。

“好，你現在朝那邊跑去，然後再跑回來。開始吧！”政委微笑着。孫忠國看看政委，心中早明白了八九分。“是驢子是馬，拉出來溜溜看吧！”他心裡這樣想著，一轉身直向那里

跑去。霎时，又回到了政委面前。这时从四周拥来了好多同志，高高兴兴地把他围在当中，政委也高兴得大笑起来，把双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说：“拿来吧。”

孙忠國毫不思索地掏出了一叠文件——出院証、飛行合格証、鑑定表等等，一起遞給了政委。

1952年4月22日。那时樹枝剛發青，东北風还冷颼颼的。一早起床，天还昏暗，十步以外就看不清人的臉面。加油車、充氧車、牽行車大張着灯在机場上來回飛跑。飛行員們正忙着檢查飛機。孙忠國剛檢查好，還沒有顧得吃早点，就听到有人喊起来：“插紅旗啦！”“一等值班！”他趕緊跳進座艙。接着就听到“嘯！嘯！”兩响，在微明的天空里，兩顆綠色信号彈像流星一样在天空里滑了一个弧形。他暗想：“今天情况一定很緊……”發动机吼叫起來了。不知誰塞給他一包东西，他一看，原來是包餅干，他沒顧得及吃就起飛了。

这一天的任务是保衛鴨綠江桥。天空的云雾很濃，敌机想乘机來偷襲江桥，破坏我后方供应綫。为了迅速到达战区，我們的机群从低空出航，迅速到达了鴨綠江上空。这时，還沒有赶到目的地的敌机，發覺企圖已被識破，就慌忙胡乱扔掉炸彈，在他們的驅逐机掩护下逃走了。我們的机群开始了追击，孙忠國兩眼死盯着敌机，他的僚机郭武魁緊緊跟着他。他們加大油門，很快追近了敌人，用“活动光網”套住一架敌机，一按炮鈕，敌机拖着—道黑烟掉進了朝鮮西岸的大海里。这时地面指揮所來緊急命令：“到朔州去攔截敌人。”他急于去执行这緊急命令，和他的僚机失掉了聯絡。飛到半路上，突然發現前面有四架F-86敌机。后面又是四

架。他被包圍了。他立刻搶占了高度。

敵機越來越近了。在這群空中強盜看來，他們以八架對付一架“米格”單機，是不必害怕的。因此他們並不急于開炮，他們想再靠近些。孫忠國機智地把飛機向左上方一閃，正在攻擊他的敵長機，一下沖到了他的面前。他瞄準好，狠狠的按動炮鈕，又一架F-86敵機在他眼前栽下去了。但就在這時，左上方的敵機向他開炮了。他的飛機負傷三次，座艙內煙氣騰騰，汽油味直沖鼻子。高度表上的指針迅速下降着。孫忠國一面向中隊長機報告情況，一面盡力操縱着飛機，他希望飛機在猛力下降時，火會自己熄滅。正在這時，全部紅色警告燈亮了。飛機馬上就要爆炸。他向外一望，飛機離地面已不過二、三百米。在這種情況下，一般是很难再跳出座艙了，可是孫忠國還是從容不迫的一下子跳出了座艙。霎時間，身上猛的一陣劇痛，就迷迷糊糊什麼也不知道了。

敵機已經飛走了。飛機噴起的無數道白煙，在蔚藍的天空里，漸漸變成了薄薄的白雲。孫忠國甦醒過來了。他覺得渾身無力，嗓子干得像要冒煙似的。忽然聽得不遠處傳來潺潺的流水聲。他真想一下扑到那里去，可是他的身體却一點也不聽指揮，兩條腿一動也不能動。他輕輕的抬頭一看，他的整個身子滾在一窪血水里，斷了的腿骨凸出在肉外一寸多長。他的腿斷了。被炮彈打得像絲綢一樣的降落傘挂在頭頂的樹枝上，上面有幾只霜雀在向牠啁啾。他咬緊了牙，拖着腿向溪邊爬去。

嘩啦啦的流水就在眼前了。山溪里的水像玻璃一樣潔淨，翻着銀色的小浪花。他把手急急的伸進溪里掬了一把，

但立刻又把水洒掉了。他自言自語地說：“不能，不能喝！”

这是一个很少有人來往的野谷。風卷着陈年的枯叶，發出沙沙的声响。他的心思像乱麻一样：“这里离住人的地方有多远？难道就这样……”血还在流，時間長了是非常危險的。“不！我是个志愿軍战士，我一定要回去！”他掏出手槍向天空打了一排子弹，就順着小溪拖着腿向前爬去。一条断崖挡住了路，他繞了半天也沒找出一条道。他咬了咬牙，順崖一溜，一直滾了好远，他又昏迷过去了。

深夜，他被朝鮮老鄉送到一个陸軍包扎所，一位朝鮮老人不知从哪兒找來一碗热米湯。孙忠國一口气就把它喝完了。朝鮮人民的热情和战友的关怀温暖了他的心。这时他才想起自己一天沒吃过飯哩。急忙从口袋里摸出了那几塊餅干。……

在急診室里，六七个医生正在为孙忠國檢查伤口。那年青的主治医生老是皺着眉头，就像他自己身上有着極大的痛楚一样。房中靜悄悄的，可以听得出人們的呼吸。

“医生同志，我还能够再一飛嗎？”孙忠國担心地問道。

医生們互相交換了一个眼色，那青年医生呆了有半分鐘才說：“不要急，你現在还不能想得那样远哩！”

窗外吉普車的喇叭声，打破了房內的寂靜。不多时，一个女护士急急地走進房來。她看了孙忠國一眼，向医生說道：“部隊里有人來看他。”医生沒有答話，仍仔細的視察着伤处。那姑娘知道这不是时候，只好悄悄地退出病房去，可是还几次探進头來，顯然是外边有人在再三催促她。最后，她又怯怯地走進來說：“部隊上那个首長等了好久啦，他說，

他是要到‘联合司令部’去开重要会议的，再过十分钟就得走了……”

那个年青的医生点了点头，作了个让他进来的手势，一面轻轻地说道：“我们去研究一下吧！”就出去了，其他医生也跟着出去了。

孙忠国两眼望着门口，看到面孔红润的姑娘领进了几个人来，他急忙喊道：“政委……”他想抬起身，立刻被政委按住了。政委握着他的手，轻轻地说：“不要动，不要动。”孙忠国看到政委，眼睛不觉湿润起来：“政委，我的腿断了……”下面，他本来想说：“再也不能飞了。”可是他一转头，却问道：“同志们都好吗？”

政委还来不及回答，跟随政委一同来的他的机械师就说：“同志们都好。这次战斗，粉碎了敌人轟炸江桥的企图。单是咱们部队，就敲掉敌机五架，同志们盼你早日回去哩……”

“盼我？……”

政委望了望这个苦惱着的青年飞行员，紧接着说：“孙忠国同志，不能急呀，要安心休养。这是你当前的任务……”

“当前……可是以后呢？……”孙忠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以后？我不是医生，以后怎样我也没法回答。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的意志和顽强精神，是能够战胜一切的。它使你从一个普通的战士成为掌握最现代化武器的战士，它使你在敌机重重包围中击落敌机，它使你在深山野谷中拖着断了的腿爬回来，它当然也会使你战胜一切困难，重

新飛上天空。有一部很好的電影‘真正的人’你看過嗎？”

“看過。”

“他就是我們生活的光輝榜樣。孫忠國同志，困難是存在的，我們必須去克服它。我們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決不能被困難所吓倒。”

政委的話，像沖鋒前的號令一樣激動着孫忠國的心。他想：“密烈西葉夫能重新飛上去，我一定也要重新飛上去！”

經過醫生們的研究，認為孫忠國的傷口已經發炎，如果不把腿鋸掉，可能影響生命；即使傷口不發生問題，要將斷了三節的腿骨接起來，這也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他們都主張即刻把他的腿鋸掉，這樣可以減輕痛苦。可是孫忠國同志堅決不肯。院方考慮到他本人多次的申請，一直沒有作出最後決定。這天孫忠國正在床上躺着，那個面孔紅潤的護士小韓走進房來，高興地告訴他：

“孫忠國同志，過一會，有人來給你打‘牽引’了。”

“什麼叫打‘牽引’？護士同志，我的腿是絕對不能鋸掉的，一切痛苦我都能忍受。你替我好好向醫生說一說。”

“你的腿不會鋸掉了，放心吧。……”小韓無論和誰說話，都是那樣嘩啦嘩啦像流水一樣，好像她的每句話都應該點上驚嘆號。

“打‘牽引’呀，就是……沒什麼，別怕。你腿上斷了的骨頭，不是錯到一起了嗎？就是要用東西把它拉开，使斷了的骨頭合竅合卯，這就叫打‘牽引’。”她偷偷地看看孫忠國，又補充着說：“開刀時呀，別怕。要是流血過多，也不要緊，我們血庫里有好多血，都是我們醫院的工作人員獻出來的，可以輸給你。也別亂喊叫，那樣……”她說得那樣親切，那樣

坦率，就像一个大姊在对着几歲的小弟弟說話似的。孙忠國望着这个簡直还有点像不能离开母親的女孩子似的护士，不禁笑了起來。說：“你去轉告医生吧。不要担心，我什么都不怕，只要給我治好腿就成。”

手术快开始了。小韓忙着准备动手术的用具。

医生也來了，問小韓道：“器械准备好了嗎？”

“一切准备好了。”

“輸液器？”

“好啦。”

“給他輸兩千西西林格尔氏液。……”

医生知道动这种手术，那种剧痛是使人很难忍受的，因为要在腿上連續钻几个洞，把几根鋼条穿進骨头里去。他示意护士給他蓋上眼，孙忠國明白医生的意思，他为減少医生的顧慮，說道：“不要緊，你們放心动手术吧。”

小韓不断的和他說着話，分散他的注意。他忽然听到了“嘶嘶”的声音，钻骨的疼痛几乎使他喊出声來。他輕輕地咬着下唇，兩手用力握着小韓的手。以致使得她也痛得不禁要叫出声來。这使她知道孙忠國是在忍痛坚持着。她輕輕地問：“孙忠國同志，怎么样？”他搖搖頭。孙忠國听到她向医生小声說了些什麼，就听不到“嘶嘶”的声音了。接着他什麼也不知道了。

孙忠國經過兩次打“牽引”，一次开刀，折断的腿骨始終沒接起來。

有天早晨，他正苦痛地在想：“我再也不会飛上去了……”忽然小护士高兴地跑進房來，說：“孙忠國同志，你真

走运呀！”小韓又嘩啦嘩啦地說起來了：“咱們醫院來了个有名的大夫，听說还是一位骨科博士哩，是抗美援朝南京医療隊的，是个挺好的老头兒。他今天就來給你施行‘植骨’手术。”

就在这一天，魏大夫給孙忠國作了“植骨”手术。从他肋骨上取下一塊骨片，接起了折断的腿骨。

孙忠國躺在石膏床上，腿疼得很厉害，但他怕惊擾了同房的同志，总是咬牙忍痛，一声不哼。晚上，和他同房的“联合政治部”青年科長陈敏爬起來，輕輕地摸了摸他的头，觉得燙得像火一样。又試試他的脉搏，一分鐘跳動一百多次。他急忙悄悄地說：“小弟弟，叫一叫吧，不要总是咬牙，会把牙咬坏的。哼出点声音來吧，也許会轻松些。”可是，孙忠國想：“同志們在睡覺，我怎么能把痛苦加給他們呢？”痛得再无法忍耐时，他就用牙咬住被角。有时就翻起枕边的信件來讀。这些信，有的是前方首長和战友們寫來的，信上跟他講述前方的战事；有的是同房間里重返前綫的同志寫來的；也有的是鴨綠江畔的故鄉親人們寫來的。翻着这些信，就好像自己重又回到了前綫，生活在同志們中間，進行着愉快的战斗。这使他暂时忘掉了伤口上的痛楚。后来他看到了那本“真正的人”，这是他的机械师殷匯川、王洋二人給他寄來的。看到这本书，眼前就好像站着一个高大的身穿飛行装的人，他那双俄罗斯式的大眼睛，总在望着他。这是密烈西叶夫。密烈西叶夫惊人的勇敢和意志，給了他无比的信心和力量，他想：密烈西叶夫是一个失去了双腿的人，但他还是重新飛上了天空，并且繼續参加了战斗。我的条件要比他好得多，为什么不能呢？一定能。想到这，就好像自己重

又駕起了他的“〇九”号飛機，翱翔在天空里，一朵朵白云从机旁掠过。他愉快地笑了。

陽光射進房間，正照在孫忠國的床上，他兩眼望着窗外的天空，一聲不响地躺着。柳樹已經抽出了嫩芽。白白的柳絮隨着微風飄進房來，好像“銀燕”翱翔在天空一樣。運動場上的喊嚷聲摻雜着鳥兒的鳴叫聲，是那樣動聽。這一切是多麼誘人呀！時光過去快一年了。這一年來，他的兩眼總是埋在書本上。他讀完了“真正的人”，又讀了魯迅選集、艾青的詩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奧斯特洛夫斯基演講通訊論文選集。他特別喜歡奧斯特洛夫斯基在接受列寧勳章時的那段話，他特地把它摘記在自己的日記上。

“我們在自己的生活中，曾經努力效法那些奇特的，被稱為老布爾什維克的人，效法那些經過英勇的鬥爭，使我們得以享受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生活的幸福的人。……雖然疾病使我臥床不起，但是我仍然貢獻出一切，以便向自己的教育者——老布爾什維克們證明：工人階級的青年一代，在任何條件之下決不投降。我也努力的奮鬥過了。命運曾企圖摧毀我，使我掉隊，但是我說‘決不投降’，因為我深信必能得勝。我繼續前進，正因為在我的周圍有黨的溫柔的撫愛，而現在我正高興的迎接生活。迎接這使我能重新歸隊的生活。”

“重新歸隊？我什麼時候才能歸隊呢？”孫忠國正想得神，小韓走進房來，“要水嗎？”她沒有等他回話，就倒好一碗擺在他枕畔的小桌子上，轉身想走。孫忠國連忙叫住她，說：“小韓，替我向大夫再請求一下吧，讓我到房外去看看，几分

鐘也行……”

小韓沒等他說完，就說：“好吧，我給你問問去。”說着就飛跑出去了。不多時，她推着一輛小車子跑進房來：“大夫說啦，只准十分鐘。”

他躺在門外，望着遼闊的天空。藍天像綢子一樣柔和，一絲雲也沒有。人們說水兵喜愛海洋，可是一個飛行員對那蔚藍色的天空的感情，並不亞於水兵對海洋的愛。在平常人看來，每天的藍天都是一樣的，但是，在一個習慣於空中生活的飛行員看來，每天都有那樣大的不同。

“再呆一會兒吧，”他帶着祈求的眼光，望着小韓。

“別開玩笑了，時間過啦，咱們回去吧。”她一邊說着，就將小車推進房里去了。

終於醫生告訴他，再過一周就可以拆石膏了，說經過X光照相檢查，手術情況很好。他心裡正自高興，剛好護士送來一封戰友們給他的信。拆開一看，卻沒看懂說的什麼。信里寫道：“二月四日天氣晴，高空飛來一群鷹，新來的鷹大不同，個個同志心高興，五十天抓了兔子十二只，愉快的事兒真是說不清。”同房的人看了，都沒猜透信里說的是什麼意思。孫忠國忽然哈哈大笑起來，說：“這是謎語。”

“謎語？”經這一提，人們都猜到了，一定是部隊改換了新式飛機，並且打掉了十二架敵機。人們都會心地笑了。孫忠國想着這封奇怪的信，想着同志們又換新式飛機了，他的腿能不能讓他駕駛這新的鷹呢？心中又不免增加了一樁心事。當房中只剩下他一個人時，他就悄悄地下床，扶着床試着站起來，能往回挪動幾步了，他心中非常高興。可是這得付出多少毅力呀！綁着石膏的腿，就像有千百斤重，每挪

动一下，渾身就累得直打哆嗦，头上直冒冷汗。但政委的話，同志們的來信，重新飛上天空的意願，都在鼓舞着他。他堅決地要繼續練習下去。

从拆掉石膏那天起，他就从不讓兩腿閑着，成天扶着拐杖，不是在房里就是在長廊里練習走路。就是坐着，也不停地讓它晃動。漸漸地他能丟掉雙拐，拄着棍子走路了。恰好醫院里的一位老公務員送給他一根棍子，他就找來兩個釘子，把它釘成個“丁”字形的小手杖。从此，幾乎在醫院的每個角落里都可以看到他的腳印和他那根小手杖按出的深深的小圓坑。這無數深深的小圓坑，就像暴雨打在塵土上那樣多，每一個圓坑都標志着英雄戰士的堅強意志和共產黨員的頑強精神。

不久他已經能够比較自由的走路了，他就開始練習單杠雙杠，幫助恢復體力。這是一個充滿朝氣的春天的早晨，東方剛透出魚肚白，空氣格外清新。在寬廣的運動場上，孫忠國又照常開



始了他一天的工作。他練習了單、雙杠，臂力已和以前一樣了，一氣可以打十幾個浪。可是，腿到底還有些別扭，特別是

打弯更感到困难。他想：“操縱高速度的飛機，腿是很吃力的，腿打不了弯怎么能飛上去呢？……”他正想着，看到远处有一个人騎着脚踏車向这边跑來，他一眼就看出了这是小韓。孙忠國望着她那飄動着的辮子，两只灵巧的腿一上一下地踏著，他灵机一动，忽然急急地喊起來。小韓停下了車。

“小韓，等你回來，能不能把車子借我騎一騎？”他喘着气說。

“当然可以呀，你每天早晨到我們那里去取吧。”

从此以后，全医院每个地方，又出現了重疊的脚踏車印。他摔下來又騎上去，再摔下來，再騎上去。到底摔过多少次，腿脚碰伤过多少次，連他自己也記不清。但他終於把車騎得非常熟練，他的腿也由于每天不斷的鍛煉，能够弯到九十度了。

这天，魏大夫要到二〇五号病室去，路过运动場，看到孙忠國和一些人們正在打球，不由得站在一边看起來。心里暗暗高兴。晚上，孙忠國被叫到他的寢室。他提起孙忠國的褲腿，瞧了瞧那道長長的紫褐色的疤痕，又拿起一个小小的橡皮槌子，敲敲那里。

“痛不痛？”他輕輕地問。

“不痛。”

他稍稍用力敲，孙忠國說不痛；再用力敲，他还是說不痛。魏大夫漸漸顯得嚴肅起來，甚至顯得有些生气了。“这样敲打，就是好人好腿也覺得痛了，小伙子，你在撒謊！”

孙忠國趕緊說：“魏大夫，稍微有一点痛，这是真的。”

“只是稍微有一点痛？”

“是，这是心里話。”

魏大夫立刻哈哈大笑起來。随后孙忠國又在院子里表演騎腳踏車給他看。老医生高兴地說：“小伙子，好，明天跟我去‘体检会’。”說着，他就向院長的房子跑去了。

第二天，孙忠國穿上了整齐的軍裝，到了体格檢查委员会，他的腿又被敲打了半天，一个戴銀絲边眼鏡的年青医生，仔細地看着病歷表上的X光照片，又看看孙忠國，吃惊地問道：“剛才那样敲打，一点都不痛嗎？”他不知怎么回答更合适，慌里慌張地答道：“是。”那位医生搖搖頭，正要在檢查表上寫什么，孙忠國急忙說道：“同志，等一等。”說着，他就把断过的那只腿的褲腿一提，用一只腿在好几層高的台階上來回跳了几次，很多医生都看得呆了，那青年医生拉着孙忠國的手，兴奋地說：“孙忠國同志，你真是好样的，你能够飛，你去駕駛运输机吧。”

“为什么？”

“运输机对你适合些。”

“我要在前綫战斗！”

“你的腿虽已复原，但不适合駕駛噴气式飛機了。”

“不，我要在最前綫参加战斗，我的腿完全可以这样作。密烈西叶夫……”那医生瞥了他一眼，笑了笑，說：“你应该知道，孙忠國同志，密烈西叶夫那时候駕駛的是什么飛機，現在又是什么飛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任何國家都还用的是螺旋槳飛機，如今是噴气式，是超音速飛機，比那时的要快几倍；那是1942年，現在是1952年了，这是絕對不能相比的！”

孙忠國听了，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忽然，他看到魏大夫在安詳地望着他，不知哪來的一股勁，他急急地說：“医生同